

博山炉考

林小娟 (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)

摘要: 博山炉是专门用于象征汉代仙家思想中仙山的器物, 该器物在汉魏六朝被称为“博山香炉”或“博山”, 唐初才普遍称其为“博山炉”。考镜“博山炉”之博, 有三个主要义项或文化隐喻: 极目远观之博望、泰山和博弈。此三者均与仙人、仙山或仙家世界相联系, 是汉代作为“登天”、“致仙”或“成仙”的象征。

关键词: 汉代; 博山炉; 博; 仙山

中图分类号: K876.41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003-6962(2008)03-065-03

熏炉又称“博山炉”, 博山炉是专门用于象征汉代仙家思想中仙山的器物, 其形制为一高柄豆, 有盖, 下承一盘。吕大临《考古图》云: “炉象海中博山, 下有盘贮汤, 使润气蒸香以象海之回环。”博山即汉代仙家思想中的仙山, 亦即《列子·汤问》中的归墟五山, 或汉代的渤海三山。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收录汉无名氏咏熏炉的《古诗》一首, 云此器为公输鲁班所创制: “四坐且莫喧, 愿听歌一言。请说铜炉器, 崔嵬象南山。上枝似松柏, 下根据铜盘。雕文各异类, 离娄自相连。谁能为此器, 公输与鲁班。朱火燃其中, 青烟扬其间。顺风入君怀, 四坐莫不欢。香风难久居, 空令蕙草残。”这首古诗看上去确似汉人所为, 因为未将熏炉称“博山炉”, 而仅言“铜炉器”。尽管汉代出现了博山炉, 但汉代, 至少是西汉早中期, 尚无“博山炉”这一明确称呼。《艺文类聚·卷七十·服饰部·香炉》录西汉刘向作《博山炉铭》一首: “嘉此王气(器), 崭岩若山。上贯太华, 承以铜盘。中有兰绮, 朱火青烟。”这首诗有可能是刘向所为, 但其《博山炉铭》的诗名, 疑为《艺文类聚》的宋代编纂者所加。

博山炉最早出现于文献记载的可能是《西京杂记》: “作九层博山香炉。镂为奇禽怪兽。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。”也有五层者。不过“博山炉”这一称呼在汉代不甚明确, 语焉不详。明人周嘉胄《香乘》卷二十六“香炉类”中罗列了早期提到博山炉的几种文献: 《汉朝故事》云诸王出阁则赐博山香炉; 宋人高承《事物纪原》云武帝内传有博山香炉为西王母遗帝说; 晋张敞《东

宫旧事》亦云皇太子服用则有铜博山香炉等等。不过这些记载均不能说明汉代就已使用“博山炉”一词。追溯香炉的发展历史和演变过程, 也是漫长而悠久的。

晋人与汉人一样, 使用“博山”或“博山香炉”一词。宋鲍照《鲍氏集·拟行路难诗之二》: “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, 千斲复万镂, 上刻秦女携手仙。承君清夜之欢娱, 列置帟里明烛前。外发龙鳞之丹彩, 内含兰芬之紫烟。如今君心一朝异, 对此长叹终百年。”南齐人沈约与刘绘以博山炉为题互为唱和。刘绘《博山香炉》: “参差郁佳丽, 合沓纷可怜。蔽亏千种树, 出没万重山。上镂秦王子, 驾鹤乘紫烟。下刻盘龙势, 矫首半衔莲。旁为伊水丽, 芝盖出岩间。后有汉女游, 拾翠弄余妍。荣色何杂糅, 褰绣更相鲜。麝或腾倚林, 薄草芊眠。掩华如不发, 含熏未肯然。风生玉阶树, 灵湛曲池莲。寒虫飞夜室, 秋云漫晓天。”沈约《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诗》: “范金诚可则, 摛思必良工。凝芳俟朱燎, 先铸首山铜。环奇信壘嶠, 奇态实玲珑。峰磴互相拒, 岩岫杳无穷。赤松游其上, 敛足御轻鸿。蛟螭盘其下, 骧首盼层穹。岭侧多奇树, 或孤或复褰。岩间有佚女, 垂袂似含风。翬飞若未已, 虎视郁余雄。登山起重障, 左右引丝桐。百和清夜吐, 兰烟四面充, 如彼崇朝气, 触石绕华嵩。”昭明太子《铜博山香炉赋》: “方夏鼎之异, 类山经之倏诡, 制一器而备众质, 谅兹物之为侈于时。青女司寒, 红光翳景, 吐圆舒于东岳, 匿丹曦于西岭。蕙帷已低, 兰膏未屏。松柏之火, 焚兰麝之芳, 荧荧内曜, 芬芬外扬, 似卿云之呈

色，若景星之舒。”

到了唐代，“博山炉”作为一个明确的名称已经很普及了，如《唐书·志第九·音乐二》：“歌云：‘暂出白门前，杨柳可藏乌。欢作沉水香，依作博山炉。’”其间最著名的是李白的《杨叛儿》：“博山炉中沉香火。双烟一气凌紫霞。”等等。

不过考其“博山炉”之“博”，汉语中应该有三个义项或文化隐喻，首先是《说文》所解释的：“大通也，”与“小”、“狭”、“浅”等相对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博山”应该是“博望山”。魏曹丕《折杨柳行》曰：“端居苦无惊，驾游博望山”。博望山在安徽当阳，南陈《舆地志》云：“博望梁山，东西隔江相对如门，相去数里。谓之天门。”也就是李白笔下“天门中断楚江开”之天门。在这层意义上最早提到博山的应该是战国晚期的屈原，《离骚》曰：“倚沼畦瀛兮遥望博。”王逸曰：“楚人名池泽中曰瀛。”洲中之山显然是方外仙山的形象，同时也是早期博山炉的造型，即盘中（瀛）熏炉（昆仑），亦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所说的仙山模样：“泽中圜丘”、“天齐渊水”。吕大临的《考古图》云：“炉象海中博山，下有盘贮汤，使润气蒸香以象海之回环。此器世多有之，形制大小不一。”《汉书·郊祀志》：“四望，盖谓日、月、星、海也。”屈原辞赋（包括楚辞）大都描写的是天上宫阙、仙山琼阁，他这里的“望博”，即“博望”，亦“饱览”之谓。

“望博”与“博望”是同义词，与“博览”、“博识”、“博见”等意思相同，多与“看”、“视”相联系，所以《盐铁论·刺议》说：“故多见者博，多闻者知”。不过屈原以后，特别是在汉赋里，“博望”成为一种针对游览仙山和仙人世界的特指，不一定是真正地看见，而是一种想见，几为一种仪式。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：“乃始揽物引类，览取桥掇，浸想宵类，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，乃以穿通窘滞，决读奎塞，引人之意，系之无极，乃以明物类之感，同气之应，阴阳之合，形埒之朕，所以令人无观博见者也。”

所以“博望”、“博观”、“弥望”、“远望”、“四望”、“长望”、“回望”等这样表示一种想见或“见景生情”的“无观博见”之描写在骚体赋和汉赋中屡屡出现。屈原《湘夫人》：“荒忽兮远望，观流水兮潺湲。”《河伯》：“登昆仑兮四望，心飞扬兮浩荡。”《穆天子传》：“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，以望四野”。《史记》云：“始皇三十七年，上会稽山，望于南海”；

“太史公登会稽山，探禹穴、登姑苏、望五湖”。左思《三都赋》云：“其封域之内，则有原隰坟衍，通望弥博。”张衡《西京赋》：“前开唐中，弥望广豫。顾临太液，沧池潏沕。”《思玄赋》：“仰矫首以遥望兮，魂魄惘而无俦。”傅毅《七激》：“曾台百仞，临望博见，俯视云雾，骋目穷观。”边让《章华台赋》：“登瑶台以回望兮，冀弥日而消忧。于是招宓妃，命湘娥，齐倡列，郑女罗。”《谢朓全集·侍宴华光殿曲水奉勅为皇太子作诗》：“登贤博望，献赋清漳。汉武称敏，魏两垂芳。”不过赋家们的“博望”、“博观”等应该是一种特指，即对仙山的观望与浏览，扬雄《两都赋》：于是大夏云谲波诡，崔巍而成观，仰桥首以高视兮，目冥眴而亡见。正浏览以弘情兮，指东西之漫漫。”将此间的“浏览”解释为“向往”可能更为确当，一如屈原的“遥望博”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：“四望，盖谓日、月、星、海也。”汉代所建造的博望观和博望苑，以及设博望侯等等，亦属此列。《三辅黄图》卷四云：“博望苑，武帝立子据为太子，为太子开博望苑以通宾客”；《汉书·列传三三·戾太子据》：“戾太子据……及冠就宫，上为立博望苑”；师古曰：“取其广博观望也。”我们应当注意到这里的“见景生情”，均为秦汉至魏晋时期特有的对仙界的向往之情，所谓“乘高以望远，起楼以致仙”。

汉赋大抵描写的是仙山琼阁，或者是按照仙山琼阁的模式来描写，抑或借助某一具体的事物将其描绘成仙界景象。这种描写模式几为一种严格的仪式程序，这种模式固定地开始于“博望”、“博观”等，正是《淮南子》所说的“乃始揽物引类，览取桥掇，浸想宵类”；然后是想象中和模式中的仙家世界铺陈和夸饰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考古出土的汉代博山炉就是汉魏辞赋中关于仙山“博望”、“博观”等文学描写中的对象或图像资料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“博望”、“博观”等就是一种仪式。史料记载中明确提到，“望”还可指专门用于封禅和致仙的祭礼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“禋于六宗，望山川，篇髡神。岁二月，东巡狩，至于岱宗。岱宗，泰山也。柴，望秩于山川。”由此可见“望”礼定然是一种燔祭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：“天子既已封泰山，无风雨，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，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，复东至海上望焉”。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：“上亲望拜，如上帝礼。礼毕，天子遂至荥阳而还。”这里的“望”决不是等候守望，而是祭祀

以“望”礼。汉以后“望”的形式多种多样,“野望”(北齐刘狄《秋朝野望诗》)、“岸望”(陈阴铿《又登武昌岸望诗》)、“望乡”(陈阴铿《又和侯司空登楼望乡诗》)、“寒望”(宗懔《和岁道寒望诗》)、“北望”(庾肩《吾登城北望诗》)、“集望”(吴筠《登钟山讌集望西静坛诗》)、“望海山”(萧子云《落日西希望海山诗》)、“极望”(萧子范《东亭极望诗》)、“望湖北”(刘孝威《登覆舟山望湖北诗》)、“望海”(沈约《秋晨羁怨望海思归诗》)、“望春”(沈约《登高望春诗》)。

不过根据《汉书》的记载,博山也可能指泰山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:“自是五岳、四渎,皆有常礼,东岳泰山于博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亦云:“博有泰山庙,岱山在西北求山上。”《史记·封禅书》正义引《括地志》:“泰山一曰岱宗,东岳也,在兖州博城县西北三十里。”《汉书·郊祀志》还说:“博县十月祀岱宗,名曰合冻”。《书钞》一四五引《风俗通》:“俗说:膊,大脯也。案太山博县,每岁十月,祠太山,脯阔一尺,长五分。”

此外,“博山”之博亦可作“博弈”,即“局戏”解。《说文》曰:“博局戏,六著十二棋也”。战国秦汉时期,博弈每每见于关于仙家的描述与描写中,是仙家世界的象征之一。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·汉诗卷十·古歌》:“上金殿,著玉樽。延贵客,入金门。入金门,上金堂。东厨具肴膳,椎牛烹猪羊。主人前进酒,弹瑟为清商。投壶对弹棋,博弈并复行。朱火飏烟雾,博山吐微香。清樽发朱颜,四坐乐且康。今日乐相乐,延年寿千霜。”西汉王褒《轻举篇》云“谁能揽六博。还当访井公”;《弹棊诗》:“投壶生电影。六博值仙人”。古乐府诗中有“井公能六博。玉女善投壶”句;曹植的《仙人篇》亦云:“仙人揽六箸,对博太山隅”。在汉画像砖中,仙人六博的场面也是个很常见的主题,如山东滕县西户口、江苏沛县以及四川新津、彭山、广汉等地出土六博画像砖。

秦汉以后,博弈也每每与仙人和仙山相联系。博弈似乎表现的是“山中日月长”的一种仙家时间观,与烂柯的故事一起表现天长地久而生命永恒的思想。神仙们最富有的就是时间,时间多得难以打发,那就下棋吧。既然六博是神仙们最喜爱的娱乐活动,那么反过来讲,最有可能致仙的途径中也应包括六博,所以王褒《弹棊诗》

云:“投壶生电影,六博值仙人。”“值”在这里应作“值遇”、“遭逢”解。南朝宋刘敬叔《异苑》载曰:“昔有人乘马山行。遥岫里有二老翁,相对樗蒲(引按:亦为棋类局戏),遂下马,以策拄地而观之。自谓俄顷,视其马鞭,淮然已烂。顾瞻其马,鞍骸枯朽。既还至家,无复亲属,一恸而绝”。梁任昉《述异记》卷上亦记载有类似的故事:“信安郡石室山,晋时王质伐木至,见童子数人棋而歌,质因听之。童子以一物与质,如枣核。质含之,不觉饥。顷俄,童子谓曰:‘何不去?’质起视,斧柯尽烂。既归,无复时人”。唐代孟郊诗云:“仙界一日内,人间千岁穷。双棋未编局,万般皆为空。樵客问归路,斧柯烂从风。唯余石桥在,独自凌丹虹”。明杨慎《升庵诗话》“井公六博条”云:“古乐府‘井公能六博。玉女善投壶’,盖因井星形如博局,而附会之,亦诗人北斗挹酒浆之意也。曹子建诗:‘仙人揽六箸,对博太山隅’;齐陆瑜诗:‘九仙会欢赏,六博具娱神。戏谷闻馀地,铭山忆旧秦’;周天子渊诗:‘谁能揽六箸,还须访井公’;庾子山诗:‘藏书凡几代,看博已千年’;陈张正见诗:‘已见玉女笑投壶,复睹仙童欣六博。’”《太平广记·卷三九·麻阳村人》也记述一则与仙人棋局相关的故事:“辰州麻阳县村人,有猪食禾,人怒,持弓矢伺之。后一日复出,人射中猪,猪走数里,入大门。门中见室宇壮丽,有一老人,雪髯持杖,青衣童子随后。问人何得至此,人云:‘猪食禾,因射中之,随逐而来。’老人云:‘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,不亦甚乎?’命一童子令与人酒饮。前行数十步,至大厅,见群仙。羽衣乌帻,或樗蒲,或奕棋,或饮酒。”

上述的有关“博”的几种义项或文化隐喻中,无论作为博望仙山之博,还是指泰山之博,抑或博弈之博,有着一个共同点,即均与仙人、仙山或仙家世界相联系。汉代“博山”的原型当为早期萨满教(或萨满文化)中“世界山”或“宇宙山”,与后来佛教中的“须弥山”同源。《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三》在佛本生故事中描写悉达太子的“异人之异行”时,与画像砖所表现的内容无二:“博弈樗蒲、围棋双六、握槊投壶、掷绝跳坑,种种诸技,皆悉备现”。这里所描绘的都是一个天上的仙人世界,而且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关系、思维认识,以及表现模式。博山炉包括其上的物事与景象当亦与“仙”相关,是汉代作为“登天”、“致仙”或“成仙”的象征。